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語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惟曰知者所樂者水託
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汨汨不息至虛
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
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
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

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卽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汨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常不動故惟仁

者可以言靜靜卽山知者之動卽仁者之靜動靜離
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仁者念
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
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訓釋而妄
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
言爲證耶樂五孝反者非爲此音者不知道默而識
之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

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
姑指水以明之覬學者觀水而忽覺循循善誘慮其
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靜
止定不悟變化云爲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
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於水慮
學者未得其樂茲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虛明澄
然死生憂患不足以動或曰用常樂仁者樂山又何
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
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

於聖矣知者雖覺虛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卽
差未能全所覺之虛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
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
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靜中之
妙或有遷動故聖人又取山爲象山之妙不可言卽
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
歸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
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
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

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蒙此仁者之
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
而不爲也卽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
則純明知未純明雖大體虛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
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
非爲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
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爲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
育多壽考焉顏子之天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概
論然壽與天亦一也

見訓語

先生曰子曰知者樂水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知之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汨汨不息而所謂水者本至虛而無思慮汲古問如此則何謂知者動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爲動矣知者得動中之妙眞不可度思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虛靜多溺於沈寂不知日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嘗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

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
曰離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
惟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
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必
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
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水泉發焉寶藏興焉未嘗無
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
事物汨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不動
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卽山知者之動卽仁者之靜

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汲古又問古註讀作知者樂

五孝反

水今先生讀作樂

音落

水何義先生曰樂

五孝反

是

有意樂

音落

是自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聖賢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大笑以爲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爲是言故不起誚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復道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

近仁巧言鮮仁豈今時風俗所知哉

互見誨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爲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爲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爲禮則不可也蓋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解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眾多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爲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褻襲皆循

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
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卽禮而未嘗不約也卽
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
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
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
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
忘舍舍是則豁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
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
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理

若必舍禮而言理乃不知理

見訓語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爲之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爲

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
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
稽之言勿聽稽者稽於古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
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唯大聖大賢信古好古述而
不作古典古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
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

禍之徒也

見訓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易繫上傳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厭卽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卽帝則卽學也有毫髮焉卽爲放逸爲意爲我

見訓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羣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

或時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
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
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啟覺又
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
不及惟憂焉憂其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
臾而偽曰不欲千載之下此辱不可洗滌

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
故託夢爲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強